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子不語 第八卷

**屍變** 鄞縣湯阿達在京，其兄來而不禮。或問之故，曰廿年前曾與兄守一鄰女之屍，兄下樓取茶，阿達慕屍之美，有邪心。看之良久，屍忽立起，繞室逐之。阿達至門想走，而門已外扣，蓋其兄上樓時見屍相逐，故畏之而扣門也。阿達跳窗走，屍不能跳。阿達暈死瓦上，屍亦僵立不動。次早，家人上樓視之，屍猶僵立，乃取米篩降屍而殮之。隔三日，阿達從市歸，白日見此女置其不良。阿達入城，再入京，至今不敢歸。

### 鬼買行頭

杭州線店施三聘，死後無子，妻以其家資轉嫁某。三聘到冥府告狀，冥王不准。施商之判官書役云：「婦人轉嫁，不取夫財，則我輩無可辦也。你妻取財而嫁，則你有錢與我輩；我輩拿你妻來，雖老爺得知，亦無大罪。但你須攜銀子來買陰司行頭，才好去嚇後夫，並可以取汝妻之魂。」施如其言，渡江到本家借取冥資四百作使用。後夫家聞爆竹放則鬼叫，見溺死者、縊死者，皆行頭所為。

聞□月以後，有新死木匠鬼來，胥役云：「此人力能取汝妻之魂。」匠果斲其牀，截其足，妻果叫三日而卒。後夫取用之資，醫藥棺槨祈禱之費，適如其帶來之數。

### 韓六三事

錢鋪葉姓，□九歲，病廿餘日，忽起跪數日，自言曰：「我山陰活無常韓六也，今為冥役，生前與汝叔好。汝壽未盡，以幼時背後罵小寡母受冥譴。然尚可挽回，須爾叔一行，可俟我本官後日出外拜客時，至岳廟前東首第一位判神前焚鑊虔叩，當為爾囑托內幕挽回。但入廟不可聲張何事，只多焚楮錠可也。」翌日，韓復至曰：「爾叔可集客作保狀，立時焚之，我當齎去，為爾關說。爾叔明日午時來，毋俟我主歸焉。」

至期，葉叔往廟拜禱，韓已先至家通信，令時起跪曰：「狀已入，大費周章，內幕已批定矣，但需費八百，爾叔自有知驗，試問『麻雀何自來乎？』」葉叔歸，果云拜時有雀拂帽過，甚奇。葉病遂愈。

清涼橋賣炙糕媽媽之子某為縣役。庚戌夏，攜所服青衣歸，有同役徐失其青衣，見某，問其衣是否。某忿其誣己竊也，罵之。翌日，同其母所謂炙糕媽媽者詣府城隍廟，置香爐而詛之，且罵神不靈。時有他役葉、李、孫三人，見而勸止之，事已寢矣。九月間，有同役程姓者死。

辛亥年正月□四夕，某看燈歸，忽仆。及曉，面青，云被冥官掌責。歷述：「被逮至冥時，冥王判斷程姓為竊衣，已奪算，今補枷矣。徐某偶一問及，原無罪。葉、李、孫三人以非己事肯躍躍爭先，排難解紛，戒人勿瀆神明，各增口福三年。某以微嫌褻瀆神祇，既掌責，仍發陽官責四□板。」又云皆是韓六與他料理釋回。及開篆後，某果以公事官責如數。葉老矣，李、孫中年人，今皆無恙。

戴七，亦山陰役，好嫖賭，輒月餘不歸。其妻某氏，托其鄰王三寄口信，云要錢米度日。王三尋見戴七狎邪，則戲云：「爾在此貪花，爾婦有信：爾無錢寄歸，爾婦亦要養漢矣！」戴七信以為真，曰：「伊婦人，乃與王三作此言，伊必有故。」

是夜二更歸，急叩門，婦被衣起開門，怒其久出，故作色不語，而入室臥。戴以為有所私在室也，提燈遍燭之不得，坐而疑之。適有吳某者，亦同役，過其巷，偶磕煙灰於其壁者三聲，其夫方疑，謂是必有所約而至也，開門逐之。吳怪之急走，戴逐里餘及吳，各相視而散。戴歸，謂婦與吳私，毆之，婦方妊月餘，斃。是年冬，王三病死。

辛亥正月初旬，吳晚飯罷口噤，遂絕，昏昏睡去，詰朝起則曰：「我當往謝韓六，我當往告戴七。」蓋噤時見兩冥差，其一為韓六也，攝至冥司，見主者暖帽如顯官服，讞「王某以口舌戲嘲釀人命，壽既盡，當杖四□，枷三年，另案再結。吳以非法飲食之灰，不應夜深磕人門壁；戴既開門出，尤不應走；戴既逐里餘相見，亦當說明其故以釋疑。吳當奪算半紀，掌責百二□。戴遊蕩不歸，以疑殺妻，當得絕嗣窮餓。檢冥籍戴已有子七歲，命五鬼攝取其魂」，且云：「韓六讀讞詞與伊聽，需費八百。」乃詣韓家焚楮謝。

戴聞之駭，挈子叩禱於神。第三日，子無病猝死。吳面上掌痕四閱月而青褪。

### 鬼買缺

山陰戶書徐某病，見其故兄來曰：「吾已為爾買缺於冥府矣，死可仍為冥判書吏，無苦也。」既有縣役已死祝姓者，亦來謂之曰：「爾可不死，但以重資付我，我能為爾彌縫。」某許之。既去，其兄復來謂之曰：「曩祝姓蓋欲謀買爾缺耳，且賺爾錢。爾壽數有定，求不死無益，徒自棄此缺耳。」徐某曰：「吾已許祝姓矣，奈何？」其兄曰：「冥司事如人間，此缺尚隔年月，此時不過預定期約耳。祝姓尚可回覆，未晚也。」徐曰：「然則何處覓祝而覆之？」其兄曰：「余能往。」

翌日，則其兄與祝同來，聚而議之，祝果為買缺謀也，與徐之兄爭先。復有故鬼某某者同至，為之平其爭議，令五年後此缺出讓徐某先補，候徐某五年吏滿，再令祝頂補，祝允諾，既而祝又來曰：「吾不及待也，當改置他缺去。」徐某病亦漸瘳。

此乾隆辛亥年事，今徐某無恙。此事山陰書吏皆能言之，甚確實也。

### 溫將軍

俗祀溫將軍，道家謂之天篷神，釋流謂之藥叉神，威靈頗驗。

丙戌秋初，山陰安昌里婁象甫由山西巡檢假歸，偶出訪友，與途遇立語，忽見其故兄敬甫至，拉至路隅密囑曰：「我家修宗祠事發矣！賣地者之祖先鬼有姓周者甚強，初控土地城隍各神，我已為訴雪矣。今溫將軍奉上帝命，往乍浦辦海劫一案，親來海上，周叩馬投詞，將軍已准，遣副使神至宗祠，會同城隍土地神勘地訊供。修祠本我兄弟董事，徙墓事則爾實掌之，爾當與質訊。爾可速歸沐浴更衣，擇一室臥，聽傳問，囑家人無嘩，尤戒哭聲，哭則魂散不可復歸也。此事爾無恐，諒城隍土地亦當調護，必不肯翻案也。我為爾冥助，可多焚冥鏹，及抄周姓賣地契焚之。」象甫在路隅切切私語，並無與人對，其友怪之。

象甫語畢，逕歸沐浴更衣，入書室局臥。其家人從窗外聚視，靜以聽之。更餘作聲，皆質供語也，且命家人多辦茶具獻客，至百餘盞尚嫌不足，五更客去。

象甫晨自啟扇出，說所訊事，則買地建祠時，曾遷棺□餘具。象甫給資與傭，而傭忽略，遺周姓祖一骨。既遷後，始視地得骨，懼主人責，潛棄骨於河。周因冥控不休，且招諸遷柩鬼同詣溫神控告。神命城隍查骨下落，則在水中宛然也。神謂「周子孫受錢，願賣地遷棺，婁復給有工錢，以建宗祠，且有簿券，原無罪過。周裔寥落，其子孫賣祖墓，原本不合，但已貧窮，無容再議。王傭受值而移骨，潛擲水中，咎實難道，伊祿已盡，付厲部攝之」。周哭而去。

周本同邑人，生前有軍功，婁不肯言其名。是年乍浦潮災，漂溺數千人。溫將軍之奉使，其言驗矣。婁樸厚人，今年八□有三矣，尚健行不攜杖。

### 鬼請吸煙

談竹蒼，名震，德清人。乾隆乙巳夏，寓蘇覓館，偶染傷寒，發熱數日，甚形委頓。昏瞶中夢有青衣人手持一卷至前曰：「喚汝去。」談曰：「何人喚我？」曰：「閻王喚汝。」談聞言心悸，不肯同往。青衣人遂將手卷打開，中係黑紙白字，如今之法帖狀，談不覺隨行。

至一處，見有官坐案上，旁立書吏一人，似論公事互相爭執者。談至案前，吏曰：「汝是談師爺麼？」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所

言者即係汝事。」談心懼，回身走避。復至一處，見一月洞門，遠望門內堂屋甚軒敞，排列几案□餘張，俱有冠帶人上坐，若會審案件者。中坐一官金面，形狀可怕。談不敢進。青衣人從背後推之。

已至案前。金面官問曰：「有嚴姓在我衙門告爾。」談曰：「告我何事？」曰：「告爾姦夫淫婦。」談曰：「並無此事。」金面官即令鬼卒將犯證帶來，遂有囚車□餘輛推至階下，先喚男犯一名，見談曰：「不是此人。」後有女犯遙認曰：「人雖不是，面貌倒有些像。」金面官又問談曰：「汝認得倉米巷佛婆麼？」談曰：「並不認識。」金面官即令青衣人送回陽世，車中女犯尚招手謂談曰：「何不到我處吃茶去？」談不應而出。

至途中，青衣人於襪桶中取出煙管一根，長僅五寸，請談吃煙。談心知是鬼，不肯取吃。夢醒後，汗透重衾，其疾遂愈。

### 李生遇狐

歙有李生聖修，美丰儀，□四歲，讀書二□里外岩鎮別院。一夜漏二下，生睡覺，忽睹麗人坐榻上，相視嫣然，年可□五六。生心動，手挑之，亦不拒，遂就燕好。每宵飄然自至，常教生作詩填詞，並為改削。間與論時文，則愀然不樂，云：「此事無關學問，且君科名無分，何必耐此辛苦？」由是兩相酬唱，頗不岑寂。數年迄無知者。

會有楊生者，生中表戚也，亦就院中下帷，與生齋僅隔一壁，常怪生既昏即閉戶。一夜月下，楊生潛於壁隙窺之，見生方擁麗者坐，急敲扉入，遍燭寂然。問之始諱，次夜復窺如前狀，並聞笑語之聲，心知為狐，遂奔告生父。促生返，而狐隨至其家，他人莫睹，惟生見之，舉家慮為生害。

一日，生嫂詣生室大言責曰：「妖狐豈無羞恥！強欲奪人婿。況吾家小叔幼已訂婚某室，他日入門，誰為嫡庶？」是夜，狐泣謂生曰：「嫂氏見責，其言甚正，不容不去，今永別矣。」生為泣下，留之不可，兩相唏噓於枕畔。聞雞唱，遂下榻而沒。

李生工詞律，善拳棒，皆狐所教也。聞狐所贈詩詞極清麗，惜傳者未記。此新安洪介亭所說，李亦自言不諱。

### 仙童行雨

粵東亢旱，制軍孫公禱雨無驗。時值按臨潮郡，途次見民眾千餘聚集前山坡上。遣人詢之，云：「看仙童。」先是潮之村民孫姓子，年□二，與村中群豎牧犢，嬉於山坡，一兒戲以拳擊孫氏子。方擊去，忽孫子兩腳已離地數尺。又一兒以石擊之，愈擊愈高，皆不能著體。於是群兒奔說，哄動鄉鄰，□數里外者俱來嘩嘩。其父母泣涕仰喚，童但俯笑不言。

制軍聞是，異，與司道群官徒步往觀。仰視一童子背掛青笠，牛鞭插於腰際，立空中。制軍方以天旱為憂，便祝曰：「爾果仙乎？能三日致雨以救禾稼，當祀祀爾。」童笑而頷之。頃之，浮雲一朵，迷失莫睹。制軍亦登輿行。

俄大雨滂沱，數日風，粵境疊報：得雨遍滿溝澤。制軍於是命塑其像，遣畫師赴其家，使憶而圖之。童父母蓋愚農也，苦難形容其狀，雖易屢幅莫似。方無計問，忽童自空而下，笑曰：「特來為繪吾面目。」遂圖而成之。父母將挽留之，條失所在，遂塑其像於五羊城內三玄宮，題曰「羽仙孫真人」，香火甚盛。

此乾隆五□二年五月事。歙邑洪介亭游粵東，親見迎孫童子像，因詢其顛末，恐有缺疑，他日當謁補山相公證之。

### 金能退鬼

乾隆己酉年，常熟縣為敬公。民人某於二更時還家，忽見穿紅褲黑靴者持火把當街立，自腰以上下見，某避入親戚家中，物即追之而至，因取銅盆擊之，化而為五，大恐，閉門入。

後汛兵巡船，於船上見所坐人皆衣紅褲黑靴，知其為妖也。擊之以槍，每人皆化五，少頃，河中盡然矣。晚間突入民家，滿城不安。敬公差人請顧公諱德懋者來，叩其所以，顧曰：「試以鼓擊之。」怪愈甚。及命以鑼擊之，怪遂退，因曰：「此陰兵象也，兵以鼓進，以金退。」傳合縣擊鑼，三日始安。

### 秀結宜男

杭州富家子金挺之，美少年也，慕某女不得，因有妖冒作此女來魅。夜必摟抱甚緊，金即下泄如注，幾成瘵疾，避之他舍。妖至，覓之不得，即在空樓上束棕薦為人，瓦鉢作頭，插山花，披紅錦衣，以恐其家人，並時作喃喃絮語聲。

一日，攜一斗大饅頭來，上寫「秀結宜男」四字，書法秀媚，其家延顧安伯、萬近蓬往視之。萬云：「此蛇妖也，修煉千餘年，我已受菩薩戒，不忍殺，但可驅之去。」顧乃為畫先天八卦圖鎮貼，萬但書「楞嚴咒心」四字治之。妖始泣語小婢云：「我本揚州人，為訪妹而來，因鼓樓被毀，妹不可見，偶見金郎貌美，鍾情於此。今蒙見逐，自限期去，但從此見金郎不得。求郎所悅之歌童為我唱《陽關》一曲足矣。」其家至期，果以鼓吹清歌送之，乃以線繡瓶袋一枚、白錢六錢賞歌童而去。此王子二月間事也。

### 黑眚畏鹽

丁憲榮，諸城人，言其地有殷家村在城外，多古墳。舊傳墳中有怪物，形如人面，無質，僅黑氣一團，高可丈許，每夜出晝隱。其出也，遇人於途，隔一矢地，輒作嘯聲如霹靂，令人心震膽落，惟見者聞，他則罔覺也。嘯畢，以黑氣障人，至腥穢，觸鼻暈絕。里人相戒，視為畏途，昏暮無行者。

有鹽販某市鹽他所，貪飲，醉中忘戒，誤躡其他。時月上，已二鼓，前怪忽突出，遮道大嘯。某以木挑格之，若無所損，駭極，不知為計，急取鹽撒之，物漸逡巡退縮入地，因舉籬中鹽悉傾其處而去。曉往蹤跡，見所棄鹽堆積地上，皆作紅色，腥穢難聞，旁有血點狼藉，此後怪遂絕。

### 僵屍挾人棗核可治

尤明府佩蓮未達時，曾客河南，言其地棺多野厝，常有僵屍挾人之患，土人有法治，亦不之異。凡有被屍挾者，把握至緊，雖兩手斷裂，爪甲入人膚，終不可脫，用棗核七個，釘入屍脊背穴上，手隨鬆出，屢試輒效。如新死屍奔，名曰「走影」，乃感陽氣觸動而然，人有被挾，亦可以此法治之。

### 量童子

《褚氏遺書》：男子二八精通，能近女，八八六□四而精衰。然近日稟氣厚薄不同，有□三四娶妻生子者，似又難拘於定數也。俗有量童子法，能知其近女與否。法用粗線一根，自其項圍頸一匝，訪其長短；以線雙折，從其鼻准橫量至耳。長過耳者，便能人道；否則猶童子，不能近女也。

### 靈符

萬近蓬言：聞胡中丞寶瓌病劇時，忽語家人曰：「明日慎閉吾戶，勿喚勿入也。」如其教，明日日將暮，亦不喚啟鑰，夫人疑之，自往從穴窺，見房內列二桌，南北相向。南向桌上，有一人頭大如□石甕，金目巨口，灼灼翕動，北向桌上，中丞坐與相對，桌上列紙筆，方握管，似與問答欲作書狀，第見口動，亦不聞聲。遂大驚，排闥入。中丞擲筆而起曰：「汝敗吾事矣！不然，可得尚延歲月。然此亦天數也，速備我身後事，三日內當死。」已而果然，究不知此大頭屬何神怪。

時張六乾在座，乃曰：「此名『靈符』，文昌宮宿也。凡有文名才德者，喜往依護。昔朱紫陽注《四書》，每見之而文思日進，後能招之來，麾之去，遇疑義輒與剖晰。中丞蓋欲召之來以祈祿命，不意為婦女所敗。」予因詢其出何書，云：「朱子集中序上載其事。」因記之，暇日尚當檢集以究其端末也。

### 吞舟魚

凡出海客，輒市字紙灰包載以往，云洋中多怪風，及一切水怪，或吞舟魚，投灰即去。有鱈賈業海運，載鹽滿舟而往。一日，忽遇吞舟大魚吸浪而來，舟中無字灰，即以鹽包投之，吞吸數□而去。後數日，聞有大魚死灘上，腹中殘包猶未化，始知食鹽而斃也。

### 雞毛煙死蛇

李金什言：雞毛燒煙，一切毒蛇聞其氣即死，凡蛟蜃屬皆然，無能免者，究不知相制之性何自而然。或曰：此易知耳。凡蛟蜃與蛇類皆屬陰，雞本南方積陽之象，性屬火，為至陽，故至陰之類，觸至陽之氣，無不立斃，此正《陰符經》注所謂「小大之制，在氣不在形」耳。

### 蛇箝

浙江衢州常山縣有山名石磴山，山麓有寺，曰石磴寺，山下溪水匯注，民田皆枕山開陌。土中產一物，如松球，如荔支，大亦相等，外皮亦如松皮色。擊碎，內如瀝青狀。入火燒之，化氣而走，彼處土人名曰「蛇箝」。詢其義，曰：「此蛇入蟄時所含土，啟蟄後吐棄於地，故名。」按此乃鉛汞之苗所結，故見火即飛，非蛇所銜之土，土人蓋不知耳。

### 番僧化鶴

宮中丞為滇藩時，西藏有僧二人來滇：一老者，望之可八九□許，云已三百餘歲；一差少，望之可五六□許，云已歷百二□歲。宮館之省城隍廟旁舍東廊中，不飲不食。人與之食，亦食，啖可兼人。朔望，宮必招僧入署，設饌與食，僧傾諸肴並一器內，和飯手搏而食，盡一二斛，歸終不飲食，月惟兩餐而已。暇輒市民間小鐵器物，轉售覓利，得錢必買磚積廊下。人怪而問之，亦不對。

一日，少者他出，老僧忽以磚周壘門戶，局固其室。俄有火自內發，人事往撲救，不得入，煙燄蔽空，有白鶴一隻破煙而出。熄後，檢其遺蛻，葬於塔院，少者迄不歸，更不知何往。

### 謝珍格物

謝珍，字紫璋，武進人，游幕來杭。性倜儻好客，有奇才，平居頗精藝事，窮格致之學。一日嘗語人曰：「古人制物精意，雖日用小物，亦有至理寓焉。如箕帚除穢之器，人多忽視，不知箕插彩花於角，可降紫姑；帚掃雞雞之背，即成反毛；疫疾焚糞箕，煙能卻鬼；冬瓜見苕帚風則易爛，此皆有感應類從之理。」予因指其座右取火刀石器曰：「此亦有理乎？」曰：「金石之屬，皆感土火之氣凝結，本屬同類，賦質並剛。鐵擊石，則出火以應之，施其所畏也。故火刀忌撥火，撥火則擊石勿利。火石如出火少，則納水中一二日，當之，則取火必多，其故何也？蓋金為水母，撥火則枯，性枯則質鈍。火石之火，分週四體，外剝則甚，則火藏石心，不易透出。用水激之，則中藏之火盡出於外，故擊則多火。」試之良然。

### 煙龍

張寧人言：其鄰老善食煙，手一竹管，長五尺許，已三□餘年矣。忽有道者過門，顧張所持煙管曰：「君此物得人精氣，久已成煙龍，療怯者有效，他日有索者，勿輕與。」一日，果有典商來，云其子患怯症，「知君有舊竹煙管，乞市以療」。乃以七□千價截半尺許去。其子服之，瘵蟲盡化紫水而下。他日，又遇前道者於門，出殘管示之，曰：「龍已傷尾，尚可活，須再食□年，乃可作還丹藥也。」求其法，但笑不言，逕去。其竹管至今猶存，張曾見之，果光澤，鬚髮畢照。夜懸壁間，一切毒蟲皆不敢近。

### 形交氣交

諸城劉上舍怡軒言：「凡鳥外八竅，內亦少大腸，止有小腸，共糞溺於後。九竅者大小腸皆全，故獸亦分前後陰出入也。」趙衣吉曰：「鳥之腸一，何以知其為小腸而非大腸也？」曰：「凡人大腸通於後，結於肛，前陰為小腸之頭，以通溺，獸亦然。獨鳥以小腸在後，觀鵝鴨相交，前陰突出於後，非小腸何也？大凡鳥之匾嘴者以形交，有陰物相媾；尖嘴者均以氣交，無形器也。」此言可補《禽經》所未備。

### 蜜虎

蜜虎，蜂類，形如蠶蛾，首有斑點，鼻上有二短鬚，口有黑絲如鐵線，常卷縮，或曰：此鼻也。入花叢採花，輒伸黑絲入蕊心鉤取，猶象之用鼻然。蜂採花用足，蜜虎用鼻，又各不同。

諸城王氏僕名王三，曾治莊田數□年，云：「此蟲山東最多，大為農患，土人呼為『古路哥子』。身有五彩，具細絨，如蠶蛾，尾如鵝尾鋪張。雄者身狹小，可入藥；雌者肥壯，不入藥。秋間，腹中有子，散子生蟲，有數種。其子產於豆莢上，則為豆蟲，如青蠟狀。若相撲疊，則體上細毛盡落。以油鹽蔥椒炒食之，味勝蠶蛹。其食蜂也，入其窠內，用鼻絲刺蜂，蜂中絲毒輒斃，然後徐啖之。蓋蜂針在尾，此則在首。在尾者屬陰，在首者屬陽。以陽制陰，蜂故不能敵也。」

### 滇南靈草

胡吏目什自滇歸，言其地多產靈草，近日有一種草名安駱駝，四方購者如雲，能煉銅為銀，又可治病。彼處夷婦善為媚藥以悅男，其藥成，必試驗乃用。試法：以二巨石各置房東西兩頭，相隔尋丈，以藥塗之，至夜則自能相合。其藥亦以各草合成，然則遐荒僻壤所產，《本草》所不載者何限，又不僅雞血藤膠為近日所珍也。

### 羊乳鹿

臨安山中產鹿，清明前後生子。其子必俟天雨方能走，若無雨，終不能行也。土人覓得歸家，以羊乳之，長大便隨羊行走，野性稍馴，可為園林點綴，名「羊乳鹿」。

### 多角獸

僧志定，居天目，言其山深處長互一二□里，榛莽森列，無道路。產沙木，可為枋，豪豬多構巢樹隙，為木工所患。忽一年絕跡，不知所往，山民喜，乃大縱斧斤。有匠某人一荒谷，見一物為藤貫死樹上。視之，狀如牛，而形大逾倍。遍體皆短角，長二三寸，灰黑色，如羊角，數以千計；頂上一角，紅如血，長二三尺。蓋巨藤多蔓大木，此獸偶從崖上誤躍而入，角為藤纏，四足架空，且藤性柔韌，無所施力，卒致餓死。始知豪豬悉為所啖，究不知此獸何名。

### 江中黃袱

張壽莊言：有客行長江，一日忽見江面浮一物，似黃布衣袱狀，隨波游泳，猝不能細辨。呼舟子視之，內有舵工大驚失色，曰：「此物出，必有覆舟之患，奈何！」急將船上篷桅悉去，惟剩船底，今客安坐以待。措置甫畢，果陡然風發，出入危濤中，卒幸無恙，他舟未有備者，俱遭覆溺。詢其故，蓋其父昔亦見此物遭難，故知之，然莫知其為何物也。憶賈文琮老於買舶，曾言江行有大風，必先有風旗出水面，或即此歟？

### 水虬

和州含山有程姓者，幼失明，路遇異人，授以占虬法，為人決事，多奇中。其半迴與他異：用水一盃，虛書符訣於上，置案間，有傾，則水面泛起泡沫，結而成字，字已，更泛他字。有未識者，復泛如前。如此數□次，或成詩歌，或隱語對答，無不決人隱微。

### 九尾蛇

茅八者，少曾販紙入江西，其地深山多紙廠，廠中人日將落即鍵戶，戒勿他出，曰：「山中多異物，不特虎狼也。」一夕月皎甚，茅不能寢，思一啟戶玩月，瑟縮再四，自恃武勇尚可任，乃啟關而出。行不數□武，忽見群猴數□奔泣而來，盡擇一大樹而上，茅亦上他樹遠窺。旋見一蛇從林際出，身如拱柱，兩目灼灼；體甲皆如魚鱗而硬，腰以下生九尾，相曳而行，有聲如鐵甲然。至樹下，乃倒植其尾，旋轉作舞狀。每尾端有小竅，竅中出涎如彈射樹上。猴有中者，輒叫號墮地，腹裂而死。乃徐啖三猴，曳尾而去。茅懼歸，自是昏夜不敢出。

### 蠍虎遺精

蠍虎即守宮，劉怡軒云：其遺精至毒，人誤食之，不得見水。倘有水一滴在體，不拘何處，即能銷化人骨肉成水。曾有江南民人有二兒自塾歸，其母以乾冬菜蒸肉脯食之。時正暑，兒食後洗浴，久之不出，怪而視之，則盆中惟有血水，骨肉皆銷。眾盡驗，不知何故，乃檢所存積乾菜。內有大蠍虎二，相交於上，其精溢菜中，始知誤取以食兒。其毒至此。然考《遵生書》云：夏月冷

茶過夜者不可食。守宮性淫，見水必交，恐遺精其上。古人亦未嘗言其能化人筋骨。

### 皖城雷異

乾隆五□六年八月初一日午刻，有黑雲自東南蔽江來，去地不數丈。少頃，雷電大作，風雨隨至，自午至戌末，霹靂數□震，房屋動搖。電光一閃，窗紙颯然有聲，是時人人自危，莫測其變。次早始知雷擊者凡□數處，撫軍署前左首旗竿劈去其半，碎裂處爪痕如梳，約深三四分許。火藥局前池中擊死大蛇一條，約丈許。其餘牆垣倒塌，棟折椽崩者甚夥。

漁翁游姓者，前數日夢有乞藏其家者，翁辭以隘無所容。早起，即見有物如獼猴狀，爪綠色，約長二尺許，踞屋脊上，時移其前後屋瓦，餘無他異。是日雷作，鄰人見電光如金繩數□條盤游姓屋上，屋旁空地老柳一株，中空如竹，雷揭其皮殆盡，樹身迸裂，如橫置地上捶碎者，然其中黑煤累累，又如火焚。想其物被擊時逃匿柳中，雷因擊柳取去，然究不知何怪也。

後數日，有自黃湓來者，云是日雷聲甚小；有自桐城來者，問之，不知也。黃湓距皖三□里，桐城百里，不同如是。